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

第叁捌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請血道毒

九北京特製品 專治各種腫毒 疔瘡服丸止痛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仿單遵服勿誤

成都市售經總府街 昶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東大街壽春藥房 守西門西大街榮和 老藥房南門上街同人 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五月十六日起 現代一女性

大光明

五月十二日演 紅淚影

高柏林啓事

鄙人原名恆之現已更名柏林除函親友申明外惟恐未及周知特再登報申明此啓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新本報小舞臺所演
同戲唱詞共選十九
書訂合一冊現已出
府原價四角特廉價
縣星期每冊三角外
費鄭票代價外加寄
戰五仙劇目列后
失熱河 馬路會
報良 湯玉麟
胡蝶跳舞 和日
良 托國 洋學
本 過關 先生上
花屍賤 文聖街
笑蔣大戰 捐款
蔣介石戰 上海
鄧成都新聞經售

曾鑄成

專治 婦女乾病 男婦危險 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笑笑笑姨太太外
史眞正妙買來瞧
哈哈笑得笑得雙
足跳笑眼淚吊
又滑稽又熱鬧
又香豔又不悄
有宮場有鄉粧
和尙與老道社
會黑幕一齊買
部瞧誰了笑
了叫叫了跳連
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
郵票代價

煙
翻煙
好翻煙
純記翻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購買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談江湖

未卜先知術（笑）

兄弟之數天造定不能多一位

余友王君昨日過訪，爲余談及江湖黑幕，覺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惜所言甚多，散漫不易記，惟所談江湖上有一種星相之士，卽「下流相士席地于鬧市，先向圍觀者一二人送秘，自詡早已算就，與人訊問畢，卽出紙捲示人，凡所言弟兄若干者，紙上已寫就，觀者莫不稱奇，遂不容相挽咸就教矣，此中黑幕，係紙捲上所書之字，原有一定辭句，辭爲『兄弟之數，天造定不能多一位，』此十二字，反復變化，卽可指明談相者弟兄之實數，惟此十二字中之「之」字，必須草寫略似「三」字，而「天」字草書略似『六』字，又似『二人』二字，例如，先詢被相者弟兄幾人，曰，「一人」，彼乃出紙捲，用筆圈定曰，『弟兄之數天造定，不能多一位，』一解釋辭意，意謂，天造定弟兄一人不可挪移，若弟兄二人，則有將草寫之天字不讀成天字而讀成二人，曰，一弟兄之數二人，造定不能多一位，一若係三人，則將「之」字念成三字，『弟兄三數，天造定不能多一位，』若係四人，則仍將之字念成「三」字，且點句法不同，謂，『弟兄三數，天造定不能多一位，』意謂，應有弟兄三人，天已造定了，不能三人，故多一位成四人，若係五人，爲「弟兄三數，二人造定，不能多一位」，意謂，原係三人，因命中又造定二人，一能再多了，若係六人，則曰，『弟兄之數六人，造定不能多一位，』將草寫之天字讀成『六人』兩字，若係七人，則曰，『弟兄之數造定六人，不能多一位』，意謂已造定六人又添一人，張講時，神態詼諧可笑，試用筆書此十二字，反復解釋，頗屬順理成章，雖爲江湖末技，亦可見當時發明此騙人之技倆者，亦殊有心思，然而由此可知吾國文法之脈絡貫通，句讀與文法之關係之密切焉，（張當時謂，此法雖妙，可惜只能算七人，然操術者於詢問時，如被問者實不僅弟兄七人，必注意問弟兄實在數目，及有無出嗣，死亡，或非一母所生等等，縱或實在無兵，挑剔而完成彼預定之數，則彼必曰，命中造定僅有此數，汝之弟兄，必有不能常存者，恐將有損傷，愼之愼之，受愚者，亦必信而無疑，蓋彼預書之辭句上，有造定之辭也，

新舞臺

新打判官

第九幕

「楊劍編」

（丑介 嗨呀！我已經醉了不能再吃了，（司法介）大哥，小弟還未吃醉，不能夠吃幾杯咧！（書記介）我現刻都有點醉了，還不十分要緊，若是，你們還要吃，我也奉陪，（大旦介）我不能吃了，已經醉了，恐怕走不回家呢！（小旦介）此刻時間不早，電燈也怕要燃了，我們回了罷！（大旦介）要得，要得，（丑介）你們二位，何必這樣忙呢，飯都沒有吃，就要走嗎？那不行，（大旦介）老爺何必勸怒，我們不走就是了，（丑介）對呵，這才是嗎，你們回去的時候，我拿汽車送你，並且，還要送二位女士一點東西呢，（司法）對的，大哥要送你們的東西，還要送點紙票，（丑介）這裡還沒有呢，（未完）

鄭孝胥之座師

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此二語人皆知爲清人某。嘲寶廷買妾去官而作也。而其上諭及奏章。多有未見者。清宗室祝寶廷。卽逆黨鄭孝胥之座師。素喜狎游。出典閩試。（鄭卽此時所取士也）。由錢塘江入閩。與江山船妓之面麻而年廿六七名龍珠者狎。江山船妓者。猶粵之珠娘也。歸途遂娶之。相偕而北。至袁浦。縣令儆詰其事。實懼。恐疆吏發其覆。乃先具疏以條陳福建船政爲名。而附片自陳。言錢塘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典閩試歸。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之女年十八。因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無閫。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以爲妾。旋得諭侍郎寶廷奏。途中買妾自請從重懲責等語。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於歸途買妾。任意妄爲。殊出情理之外。寶廷着交部議處。後乃奉旨褫職。故寶亦有句云。微臣好色成天性。只愛佳人不愛官。然實以戀一麻妓而棄官。不失爲名士風流。范大夫終遂五湖之志。鄭則甘心附僞。屈節求官。何師生間之志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新生活運動與法

笑俗 敬輯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里仁爲美。

玻璃盔

意國新發明

羅馬訊，世界各國潛水艦，將校士卒所用之普通潛水衣之頭盔，均極笨重，且祇一面可以透視，最不便利於潛行時，在水底應用，意大利國海軍技師，最近新發明一種最新式之潛行用之玻璃盔，繫於潛水衣領之上，能使潛水者，在水底視察四方面，其視線亦不受阻礙云。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餘」 （132）

第二十七回 傳雅謔名士開華筵 騁雄辯嬌兒作嫖客

咬字清晰。珠喉流利。并得小四子的胡琴襯扎。格外顯得抑揚動聽。那騷姐姐新近害了戲癖。正在從師學習。甚至和黑漆板櫈睡在枕上。也要哼幾聲楊延輝。坐宮院的。弄得黑漆板櫈沒有好睡。向她作恨聲道。你戲癮這樣大。快要變成戲迷了。閒話少說。當下騷姐姐坐在一旁。洗耳恭聽。連連拍掌叫好。旁桌上有兩個吃宵夜的顧客。瞧着騷姐姐不來招待自己。只和桐生等打渾。便一吹一唱的調諷騷姐姐。一個戴羅克眼鏡的說道。她還樣拍手。拍破了皮膚。骨子裏的水要流出來咧。一個戴紅結子瓜皮帽的說道。她的骨脊水早被那導演先生吸收乾淨咧。騷姐姐立起身來瞪了他們一眼。移步至雲兒背後。這時桂香在那裏唱祭江。唱得倘不弱。只因騷姐姐不喜歡青衣的。所以只顧和雲兒搭談。問她現在誰人說戲。雲兒答稱。還是去年請蔣老闆教過三個月。現在沒有人說戲。她兩個你問我答。正說得起緊。冷不防桐生伸出手來。把騷姐姐拖到身邊。說道。你是公正員。怎好和還手秘密談話。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願罰還是願打。小谷纔言道。打是說不過去的。還是罰她一折京調吧。騷姐姐。初尙不願受罰。及經在座諸人竭力慫恿。她纔請小芙拉弦。那小芙是個風流名士。書畫琴棋。管弦絲竹。無一不精。當下騷姐姐唱了一折罵殿。便向雲兒笑道。獻醜獻醜。你聽了不要作三日嘔。桐生纔言道。不要謙虛吧。文華亭要被你謙坍咧。雲兒道。平心而論。唱得和毛劍佩差不多。那綠意。豔情。迎春等。三人合唱了一折二進宮。迎春唱的黑頭。小人大喉嚨。大家都說徐千歲唱得好。楊大人。唱得也不錯。打渾一回。雲兒便把着小谷的手說道。莊大少對不起。我還有六張局條。我走咧。停一回兒。請過來啊。小谷含笑唯唯。雲兒立起身來叮嚀道。你若不來。我要打電話到近西的你開的幾號房間。小谷答道。四十二號。雲兒謹記心頭。便別過衆人。花枝招展似的走了。各妓也陸續散去。惟有小芙叫的豔情。常坐不去。原來她是小本家。二八年華。本是個淸倌人。前月由小芙化了五十個花頭。一枚鑽戒。百金下脚。點的大蠟燭。蓋妓院慣例點過大蠟燭以後。還可借幾夜乾鋪。那豔情靠着生母鋪的房間。身體自由。和小芙好似新婚夫婦。見了面總是不捨得離開。當時雖有局票送來。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

1、沒有書押畫字費

2、沒有移神出火費

3、沒有代書契紙費

4、并替買方延請地鄰街正

5、并有律師爲公證人

6、測圖詳細經界正確

行址：南新街一

川報社社長劉熙泉啓事

熙泉此次奉派爲川報社社長已於一日前由蓉返省主持一切刻正積極籌備於最近數日內出刊所有以前訂戶及未到期之讀者均於復刊時照舊寄補足特此鄭重申明此啓

感謝一子先生　湖廣舘敬謝

[illegible]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盛館對門製華燕樓上茂金齋售店料歡迎來窗售南土每林四千三層漢上每林三千煙味純香是與南土並獨審驗諸君試任頭便知言之非謬

廣東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特效四品元淋白濁管能醫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署一個錢無經定價大洋五角府街生生藥房壽藥房舉各藥房代售

越巂縣縣長兼遊擊司令官應銘政績

越巂舊治徽幅員遼濶縣府政令轄長莫及人民受土霸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苦不知凡幾如氏弟媳李董氏以分產不明誣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樓佐聽半面之詞氏幾遭不白不得已赴縣上控嗣經縣府官縣長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責不受秉公處理氏冤屈始得平反文官不受錢其官縣長之請呼氏身受其恩無以爲報謹將事略登諸報端聊表謝忱

李張氏李媳　李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遭擒甄隱班師　三闖潼關徐犟進京

女兒不要錯過大好姻緣，快到後面去罷，爲父少時，再來聽信，說罷急步出房，仍陪着甄隱，互相閒談，寶釵見父親出房，想着自己終身大事，須當愼重，父親叫我私窺儀貌，竊聽談吐，自己滿意，始提姻事，話雖如此，總覺羞人答答，不禁春生兩腮，手托香腮，俯視默思，婢女春鶺在側，見小姐默坐沉思，便在一旁催促說道，國公爺已出外多時，小姐再不動身，倘若開談過了，你還聽不倒那相公說話呢，奴婢看那相公，眞是生得一表人材，包你看得中意，旋說旋拉着小姐的手，向外行走，寶釵趁勢站起，向着春鶺，啐了一口，輕移蓮步，繞到客廳後面，春鶺搶步上前，站在門側，輕輕將繡簾拉住，微微一縫，向外一看，便回頭向小姐招手，寶釵欲前不前，兩頰紅暈，如火熱一般，春鶺急得像甚麼似的，違辦跌地，不住招手，寶釵無奈，走至跟前，扶着春鶺肩頭，從簾縫往外一看，不由暗暗喝一聲采，心想孔聖人贊子都之美，奴尚不信，誰知世間果有美貌男子，並且清湛爽，態度溫文，舉止大方，聽他正在談論天下大事，滔滔不絕，若瀉江河，說到本朝興衰利弊，更是瞭若指掌，語之中，發出之音聲清銳，大有四座生風之概，寶釵愈看愈是出神，不禁芳心搖搖，兩手伏在春鶺肩上，粉臉漸近，只壓得春鶺大汗盈盈，春鶺扶持不住，又不便呼喚，回頭一看，見小姐一對秋波，把甄公子不轉眼的注視着，心中暗暗好笑，當卽反手，將姐柳腰抱住，向側前行幾步，寶釵方才驚覺，將手放下，只見春鶺粉汗盈盈，拿起團扇，一陣狂揮，望住自己微笑，想着適才窺探情形，强忍羞容，用指尖點着春鶺額上，輕輕戳了一下，跟卽翩如驚鴻的一樣，回到自己繡房中去了，少時順德進房，探問女兒心意，寶釵低首拈帶，微笑不言，春鶺接口說道，國公爺只要喜歡，小姐莫有他意，順德聞言，點點頭，隨卽來到客廳，向甄隱提說婚事，甄隱聽罷，只驚出一身冷汗，頓時面紅耳熱，心裡想道，這事怎好推托，若答應下來，教我怎樣對付小姐，想到這裡，又深悔不該亂說，現在事已至此，不如暫時答應，將來會着徐郎，說明此事，將她列入三房，原來鄭鳳嬌，還不知道徐犟已經訂是十房，後來在長安又訂一房，竟成十二金釵之數，這是後話不提，却說鄭鳳嬌，見鄂國公當面提說親事，心中遲疑，想了一陣，便毅然答道，承國公爺不棄菲材，託以絲蘿，學生何福，敢不從命，惟長安考期將近，擬俟科名顯赫，再行完娶，不知國公意下如何，順德道，公子慨然應諾，小女終身有託，老拙年高，不慕富貴，官家不擇良辰，今夜卽是吉期，老拙看見小女完配，便了却一件心事，說着便吩咐家人，佈置喜事，卽將小姐繡閣，改爲新房，甄隱急起推却，順德道，也不就誤公子行期，明日汝夫婦一同進京，老拙亦不阻攔，甄隱無辭再推，默坐椅上，籌思今夜洞房，對付小姐之法，這時八名書僮，見公子應了婚姻，不由暗暗着急，李熊承也是着急，見鄂國公出房，急趕步上前，向甄隱說道，公子何不趁勢私逃，小的已將馬匹配好，甄隱搖頭笑道，不必如此，我自有對付之策，此乃小事，何必介懷，若此小事，俱不能對付，還敢進京，去說盧杞，汝等不必憂慮，預備吃喜酒便是，

重慶新生活運動之信條

甲○信條○一愛國愛羣○二崇尚禮義○三尊重廉恥○四勇敢奮發○五刻苦耐勞○六遵守時間○七嚴守紀律○八注重體育○九限用國貨○十勵行清潔○整齊○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原則○乙戒約○一○不懶惰○二○不失約○三○不苟取○四○不飲酒○五○不吸烟○六○不賭博○七○不冶遊○八○不納妾○九○不奢侈○十○不詐謊○凡違背右列信條戒約者○由本會會議分別輕重處之○

御賜鶴

某親貴，慈禧太后之最親信者也，嘗賞以白鶴一對，死其一，其一則愈爲珍重，特製金牌一，銘曰御賜鶴，繫諸鶴頸，一日籠敗鶴逸，竄入隔鄰某御史家，爲所蓄之西洋犬噬斃，親貴見之，憤不可抑，卽具摺奏參某御史，摺之閂上，某御史聞之，驚急萬狀，乃求計於某幕友，幕友聞之，淡然曰，汝亦可具摺辯之，然此摺中用八字曰，鶴有金牌，犬不識字，御史呈上，[illegible]僅傳旨申斥四字而已。

哀情小說

情天莫補

笑（續）

繕畢後○親寄郵局而歸○時方夜膳○母命之餐○碧珍佯稱首疾○不食而退○孤燈一盞○照影悽淸○俄而更漏頻催○蘭膏年滅○碧珍苦咽嘆曰○今夕不死○尙待何時○此正吾畢命時也○母乎母乎○吾不能承歡膝下○當圖報於來生○胡郎胡郎○吾二人不能諧鴛侶○吾此恨正綿綿無了期也○言畢○嗚咽不成聲○乃以吞羅帶自縊於床○直至次晨三竿日上母見碧珍未起○乃入房察視○始知一顆掌珠○已向薄命司訴冤而去○雙目炯炯○睜而不瞑○手握東山所贈之玉扣○母爲撫屍大哭○淚魂無緬○祇得優棺厚殮而已○未幾○碧珍之書○已遠東山處○東山亦盼望已久○爰啓書讀之○讀未半而暈厥繼而復醒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吾將何以見卿於地下耶○卽日束裝歸○白衣往弔○甫入門○則見僧尼方爲法事○三尺桐棺赫然猶在○東山撫棺大哭○三號而出○是夕竟自剄○其父母乃深悔以高壓手段殺其子○已無及矣○東哲有詞云○香已滅玉已碎○祇有愛情無斷絕○情海茫茫○無窮冤孽○死作鴛鴦未羨仙○山前那有[illegible]○[illegible]龍白楊○盤花莽穢之樹○可暫情死者○豈[illegible]山碧珍二人遊然而亦可悠矣○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第九回　龍寶川館驛得奇夢　暴武揚府第接京書

（三五）

部被他哄得雲裏霧裡，蒙在鼓裏似的，後來暴武揚接到善慶王的訓示，囑令物色人材，以爲將來之用，暴武揚知道王爺的心思，是將要做皇帝了，遂與牛兒商酌，牛兒乘勢拍馬道，恭喜五爺，賀喜五爺，暴武揚笑問恭喜些什麼，牛兒道，將來王爺果眞做了皇帝，五爺是他的義子，王爺登基，五爺怕不是個太子麼，將來王爺晏駕，五爺不就是有道明君麼，一番話說得暴武揚大樂，便說牛兒，孤家將來果眞做了皇帝，定然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也能彀稱孤道寡，方纔見得今日主僕之情，牛兒聞言，忙叩頭口稱謝恩，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一來，暴武揚更樂了，不由心花大放，說牛兒，平身，朕問你怎麼知道這朝廷儀注的，牛兒忍不住笑道，奴才是由五爺處學來的呀，暴武揚道怎麼你又不稱萬歲呢，牛兒道此時[illegible]稱萬歲，怕的敗了事，反而不美，暴武揚點頭道，好，牛兒，你的見識，頗是不錯，但孤家深恐你將來失了儀注，就是府中造許多人，也得練習練習，說得將來被人笑話，孤家意欲在府中造一所金鑾殿，你看如何，牛兒道，這金鑾殿練習朝拜之事，好便是好，可惜容易被人家察破，不大妥當，暴武揚道，你平常都有膽子，怎麼這點小事，又怕起來了，本城官民人等，誰敢牙縫中噓出半個不字，京城中又多是咱們這一黨，孤家坐在家中做皇帝，怕甚麼人，如要在家中怕人，將來怎好到京城去登基呢，牛兒見主人高興，又在氣盛，不敢攔阻，但說如要造金鑾殿，務必在後面房屋深處，方纔可以，暴武揚道，那是自然，當卽命招了瓦木工匠來，鳩工建築，由牛兒監工，不許工人出外，一切形勢樣式，都由暴武揚親自吩咐，造得和京城金鑾殿一般無二，不過大小高矮，略有分別罷了，暴武揚造成殿廡之後，又配全了鐘鼓等物，掛在兩面，當日假說請衆工匠吃酒，却於暗中，放了毒藥，毒死得個乾乾淨淨，將屍首分裝在口袋衣箱等物之內，陸續由後門搬運出去，拋在灌河之內，那些工匠的家屬，都不敢告狀，只得含冤忍痛，懷恨在心，由此以後，暴武揚便在家中實行關門做皇帝的辦法，逐日練習禮儀，私下招納勇士，那日忽接京中王府差官，齎到善慶王手札，